

# 文学创作呼唤典型人物形象回归

■黄建生

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主要载体,特别是典型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既具有厚重的思想深度,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达到的精神高度成为衡量一部作品艺术成就、审美价值高低的标尺。文学艺术之所以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就是因为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深刻的典型人物形象,成为社会的缩影、精神的代表。然而近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普遍存在忽视、淡化人物形象的情况,每年近万部作品问世,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充满艺术个性又具有时代精神意蕴的典型人物形象并不多见。因此,强化人物形象,呼唤典型人物形象回归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文学是人学。没有了人物形象塑造,就没有了对人物心灵的观照,文学也就不称其为文学。文学之火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熄,正是因为它以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吸引着读者,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并超越不同民族、穿越历史时空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不断奉献着鲜活的人物形象,提供着独特、突出的精神和审美价值,一些人物品像甚至成为一个个时代的偶像和象征,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以及审美取向。

从一部作品内部来说,人物形象是整个作品主题、叙事和故事的支撑,它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起伏变化。可以说人物形象与精彩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优美的语言一样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文学创作中淡化人物形象、放弃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一大典型症候。有的创作者只重视华丽的外表或离奇的故事,将精力完全投入到作品的技术层面,在叙事技巧、叙事圈套设置以及象征、隐喻手法的运用等方面乐此不疲,将作品的形式强调到极致,唯独看不到对人物形象的着力塑造,看不到丰富复杂的人性挖掘。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先锋写作”放逐人物,抛弃典型人物形象塑造,而在结构、语言和叙事方式的游戏自我沉醉和欣赏。还有一种情况是作品虽也写了人物,但只是简单、粗糙地描写,呈现出的是没有深度的平面人物,而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立体人物。比如有的作者不对人物进行深入观察了解,只是凭空想象,写出的人物苍白无力,形象单薄羸弱。有的作者割裂人物与环境、时代的联系,掏空了典型性格形成的现实依据,人物的言谈举止和行为心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的作者抛弃应有的道德理想,排斥宏大叙事,专注于个人经验和私密感受,张扬生活流、凡俗化的创作主张,局限于家

长里短和人物一己之悲欢,缺乏对深广社会内涵的探寻,使文学创作逐渐走向卑微和琐碎。

人物形象的淡化,特别是典型人物形象的缺失,意味着文学创作在表面繁荣下的萎缩,在躁动和喧嚣中的苍白与贫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消费文化的流行,浮躁风气的弥漫,创作者放弃了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放弃了对人生和生命的追寻,专注于物质化、欲望化和时尚化写作,而不再静下心来致力于人物形象的艺术追求,不再花精力去探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近年来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也是人物形象弱化的一个原因。现实主义精神主要是强烈的批判意识,对生活的深度开掘,以及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创造。商业化背景下,这种充满忧患意识和批判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隐退了,深沉的历史追问和灵魂拷问被放弃了,没有了对社会深层现实的关心和对社会底层的悲悯。

新的时代,文学创作该如何强化人物形象,让具有深广社会内涵和不朽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形象回归,从而提升当代文学的精神品质呢?

首先,创作者要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使笔下人物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概括性和饱满的审美价值,就必须认真地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用心去体会人物,捕捉人物个性特点,从实践和生活中汲取

素材和营养。

其次,创作者要进一步拓展艺术视野,增强对时代和人生的感悟与审美能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扎根时代、拥抱人生的艺术结晶。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塑造出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是当下文学创作者应有的追求。我们的文学创作理应充满人文情怀与道德激情,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从壮阔的时代精神走向中寻找人物性格、心理的支撑点,揭示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精神特质,刻画出饱含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内涵的典型人物。

最后,创作者要超越生活的现实层面,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思考社会人生,塑造文学艺术典型。典型人物形象不单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更重要的是它的艺术概括性,揭示着生活的某些本质规律,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典型人物形象的魅力一定程度上来自人物性格所显示的精神深度,来自人物形象能否达到对现实的一种超越。所以创作者要从日常生活的记录者上升为人类终极情感的追问者,表达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物形象进行概括,高屋建瓴地认识社会与人生,才能塑造出体现高尚审美理想和艺术情趣,体现时代精神内涵,引领未来的典型人物形象。

## 心怀天下事 悠悠家国情

评梁晓声 家

国天下三部曲



■刘小兵

家 国 天下 三部曲(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是作家梁晓声最新系列随笔集。他以平民作家的细腻笔触,深情回忆了流年月里与家人及朋友的真挚交往,见证了大时代的变迁,并以心怀天下的襟怀,解读中国乃至世界热点问题。真诚的文字,彰显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家 国 天下 三部曲由《家·我载一生》《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微观天下事,不负案头书》三部独立的作品组成,以浓郁的亲情、强烈的现实感和一个文化学者的责任担当,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探讨了家、国、天下三者之间相相相生的关系,回答了读者对过往历史的关切,并透过浓情岁月和斑驳世相,解析了振兴家所要着力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书中有对世间真情的讴歌,有对人间万象的描摹,有对社会问题的揭示,更有对全球热点话题的解读。梁晓声穿行于微观与宏观之间,时常以冷静的思考和热切的期许,点赞家的温馨,颂扬国的伟岸,为天下苍生呐喊,情之所至,其坦荡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家·我载一生》中,梁晓声以细腻的文笔,道出了父母的温情、亲朋的友爱,平实而流畅的文字勾勒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形象。最让人怦然心动的还是这篇《父亲》。梁父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他虽然脾气火爆,但心地十分善良。小时候一次吃饭,梁晓声望着锅里的粥,不敢去盛第二碗,平素不苟言笑的父亲见此情景,鼓励儿子大胆去盛,并要他盛满。梁晓声写道:“尽管懂得够受,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后来,梁晓声定居北京,父亲去看他,并承担一切的家务。除了家务,父亲还经常打扫公共楼道、楼梯、厕所、水池。他不久便获得了全楼人的称赞和敬意。朴实的文字,见证了一个父亲的平凡和伟大。作家热情赞颂家风的淳朴,正是耳濡目染的这种良好家风,给人以教益,赋予人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

《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里,梁晓声满怀激情地回顾了与新中国共同走过近七十年的不平凡历程。辛辣苍劲的文字里有赞许,也有针砭。他称国者,大家也。他坦言,那种情怀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梁晓声既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极为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他主张人人都应该学会担当,而勇于担当的人,即使卑微,但因为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承担起了属于自己的义务,这样的人,尽管平凡渺小,但值得钦佩。此外,他对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剖析。他认为城市建设也好,社会文明进步也罢,始终都应该充分保障最广大公民之意见的顺畅表达,充分体现最广大公民之愿望的实现。同时,他也对众多年轻学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提高从业能力的同时,也要提高为国家排忧解难的能力。

《微观天下事,不负案头书》中,收录了梁晓声的一些时评、政论类文章。他心怀天下,以笔下的文字为中国社会把脉。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大众关注的社会话题,再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梁晓声无所不谈。对平民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茶、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面对喧闹浮躁的世界,他以悲悯的情怀、家国的责任,将道义的力量和深邃的思考,化为笔下激扬的文字,意蕴深邃地描绘天下事,如明灯般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路途。梁晓声曾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中国之从前的见证人,我的知识分子良知要求我,应以真诚而有说服力的文艺作品表态。”

家 国 天下 三部曲表明,梁晓声心中常念及的,笔下曲流淌的,始终是那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

## 文坛观察

■典型人物形象的魅力一定程度上来自人物性格所显示的精神深度,来自人物形象能否达到对现实的一种超越。所以创作者要从日常生活的记录者上升为人类终极情感的追问者,表达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

■许民彤

近日,写作马拉松活动创始人剑飞的新书《极速写作》出版发行。这部颇具新意的作品,从理论角度介绍了具体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希望帮助读者在思维和文字间搭建一座桥梁。在这本书中,作者罗列了各种极速写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应用场景,以此告诉读者,可以通过工具的使用,搭建输入自己的知识体系。

怎样做到极速写作?书中介绍了,可运用一些工具、方法,通过场景演练的方式帮助人们掌握这个神奇的极速写作技能。不管是语音还是双拼输入法,不管是用麦克、录音机还是静电容键盘,总有一款

工具,让你感觉最合适,然后,开始练习,直到念起即觉,觉即成文。

据说,通过极速写作,数千人从一提起笔就愁眉苦脸,到可以完成一天42195字的文字输出,很多朋友不再把写作当作洪水猛兽,而是雄心勃勃地打算自己出书,很多伙伴改变了自己的思维认知模式,敢于不断挑战自己,实现更多可能。作者介绍说:我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120万字的极速写作,在百万战队群里,我的投入只算中游。我们的小伙伴可以一天写12万字,两个星期就完成一百万字。

对于写作的速度,究竟是慢好,还是快好?究竟是速度重要,还是质量重要?文学界、自媒体领域,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在

写作上,有人喜欢酣畅淋漓,有人喜欢精雕细琢。有的说,纯文学写作是一回事,网络小说写作是另一回事,有的写作者是以表现自我为目的,有的是受利益驱使,必然会为市场所主导。有人指出,现在的危机不是写作的问题,而是大家对于文字不够严谨,不够重视,速度越来越快,文学越来越远。

网络文学兴起之时,曾有写手动辄每天写上万字乃至几十万。对于这种“快速”写作,文学批评界一直持质疑态度。一是不符合写作规律;二是会出现大量粗制滥造之作;三是必然会带来写作者因为追求速度以求变现的浮躁心态、功利心态等。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似乎已不

再满足于这样的“快速”写作,而是更上一层楼,追求“极速”写作。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耶非耶?一天写10万字,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喜耶忧耶?

追求快速乃至极速,似乎符合当下人们的社会生活节奏和时代文化心理。在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人们的生活常态是紧张、急促、匆忙、受挤压的,包括写作在内的精神生活,已经愈加趋向“速度化”。社会的快节奏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认知,打造快节奏的市场大潮已经冲击到了传统写作领域。而且,人们似乎更倾向于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解决文化的问题,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精神的问题。

人们写作中的“慢”,在这个快时代,遇到了难题。那么,如何解决“慢”写作与“快”时代的矛盾和冲突?其实,时代发展的脚步固然无法阻挡,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慢”并不意味着保守、落后,“快”也不能等同于时尚、潮流。写作,在今天仍然是一种体现生命律动的精神实践活动,而无法纯粹依靠技术化、数字化来解决。

《极速写作》的作者说得好:文字最有力量,它的力量在于长远,可以穿越时空。然而,要达成这样的写作目的,体现这样的文字力量,就必须要对写作的规律和价值有所坚持。这种文字的力量,恐怕不是“快速”甚至“极速”能够给予的。

## 极速写作,喜耶忧耶?

## 探寻精神困境的突围之路

■郭宝亮 刘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面对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失落。知识分子如何在精神困境中坚守底线,寻求突围,成为一个迫切要回答的问题。方荻的长篇小说《风休住》对此进行了生动而深入的探寻,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江城文坛的风卷云舒之中,和书中的主人公一起寻求这条精神困境的出路。

小说采用复线叙事,从两位主人公的视角入手,展现诗人长风及其妹妹庄离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共同面临的坚守放纵、叛逆顺从等自我拷问。两位主人公的故事既独立又交织,他们有着各自鲜明的性格和颇为相似的命运。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尽管多着墨于情节描写,

但人物性格在故事情节中逐渐明朗,把人物的多个侧面都在字里行间展露出来。

一个不像男人的诗人,说的是小说主人公长风。他坚守着对于诗歌的信仰和忠诚,不阿谀也不谄媚,不论是评奖还是女儿上学,他宁可放弃也绝不超越自己的底线。他两次离婚都是因为妻子违背了他做人的原则,但其中又何尝没有他天性里对于新鲜美好事物的追逐和向往?这种美其名曰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的来源,其实不过是长风自身也无法逾越的人性的固有弱点。可偏偏在现代的都市生活里,维持生计和风光雪月之间的距离总是难以逾越。一个集结着浪漫和理想于一身的长风,注定要在两者的夹缝中被淹没。他像是一个多余人,既不能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也没有

足够的资本游离于繁华尘世。每一次婚姻都是他理想主义的祭祀仪式,妹妹的厌弃和女儿的离开是将他拖向深渊的最后一根羽毛,分量很轻但意义深重。一个自尊重于生命的人,为了守护自己最后一点骄傲,用结束生命来保留住精神贵族的身份,他似乎具备人们对于一个诗人所有的想象:倔强又清高,神秘又浪漫,但同时他也缺失了一个男性身上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长风是复杂的也是立体的,他的可怜与可恨最终都在作者给予他最后的慈悲:灵山月湖的美丽传说中消解了。

一个不像诗人的女人,说的是小说另一位主人公庄离,一个始终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女性。尽管她是诗人长风的妹妹,也拥有着天生对于诗歌的敏感和才华,但

却和长风截然不同。她的清高不似长风那样矛盾,她的原则也始终如一,但却在充斥着商品交易的一系列事件中受到打击,近乎绝望。在职场中,她无法违背自己的原则。从事写作之后,她更是不能忍受作品的发表是权钱交易的结果。最终,她选择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在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面前,庄离最终选择前者,像是一个孤独的战士,带着无可奈何的凛然。所以说她是一个不像诗人的女人,是因为她虽然有诗人的敏感和热情,却并没有像一些诗人那样借此放纵于尘世间,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道德底线。

在艺术表现上,尽管小说的语言稍显平淡,但叙事节奏把握得较好。作家方荻从自身对于当今文坛的深刻思考出发,将关切的目光投射于

评方荻长篇小说《风休住》

## 用技艺传承中华文明

■秦延安

中国传统手工艺以独具匠心的深邃文化和美轮美奂的精湛技艺,一脉相承着悠远的中华文明。为了助力中国传统手工艺传承,罗易成历时两年完成《中国守艺人一百零八匠》(三联书店2018年10月出版)一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108位以倔强精神守护传统手工艺的工匠,让我们在体味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同时,认识到初心方得始终的匠心伟大。

中国传统手工艺源远流长,种类繁多,科学技术和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其影响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可以说,中国古代绚丽多彩的物质文明是由众多传统手工艺创造的。而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商品化的发展,我国大量优秀而珍贵的传统手工艺正在急速地涣散与消亡。为了使这些失去发声渠道

的传统手工艺得到更广泛的认知,2015年,罗易成萌生了去全国各地走访记录有当地特色和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和手工艺人的想法,并通过自己广告传播的经验,让这些民间手工艺的魅力与意义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于是,便有了《中国守艺人一百零八匠》。该书介绍了108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他们承载的手工艺,在展现传统手工艺之美的同时,细腻真挚地描绘了他们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态度,沉静而朴实的生活,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纯粹的精神之美。

中国传统手工艺经由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获得穿越历史的生命力,成为仍具活性与温度的文化符号。在书中,伴随300余幅精美图片,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物件在工匠手中经历的一道道工序:削切、剪裁、熔铸、锤炼、打磨、镶嵌、印染、装裱,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



延续着技艺,融会了巧思,凝结着愿望,拥有了灵魂。手与技艺,如胶似漆,从一而终,日复一日地演绎着动人的故事。《刀无刃,封住初心不染尘》《千锤百炼,雕琢金玉出良颜》《丝丝走心,织得岁月长》等,都形神

读罗易成《中国守艺人一百零八匠》

兼备地记录了中国传统技艺和工匠文化的精髓。比如木版水印技艺是根据水墨渗透原理表现触墨韵的传统版画印刷技艺,其传承人北京荣宝斋的赵慧萍,4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最拿手的题材便是徐悲鸿的马,咱们国画的特点是墨色完全渗透在纸的背后,因为宣纸本身就是手工抄制的,国画的这种层次感、立体感、颜色的深浅浓淡在纸上反映出来的效果,是任何一种印刷都达不到的,只有木版水印能达到中国的水墨淋漓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的精湛技艺,让我们不仅敬佩祖先的聪明才智,更感叹中华文化的深厚厚重。

中国传统手工艺是中华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传统手工艺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种工艺,还有一颗匠心。作者表示,通过传统手工艺,可以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让人们相信匠心能让人生变得纯粹笃

定。如山西上党女红传承人高艳青,坚持缝制布老虎,不仅是为孩子们祈福,更是缘于一位重病在床的山西籍同胞看到布老虎病情得到好转。对于离开家乡的游子,一些老手工艺也许就成了那些心里无根的人最大的寄托和念想。手制书传承人张晓栋,坦承自己做手制书不仅是因为其稀缺,还希望阅读可以慢下来、静下来,希望生活节奏可以慢一点,让我们多一些时间驻足和回望。从手工艺人的故事中,可以体味到原来我们苦苦寻找的人生真谛,就潜藏在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哲学家罗素说过,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传统手工艺带来的既有多彩的世界,还有维系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来沉淀的诗意与乡愁。而像勇士一样的守艺人,用匠心守护的不仅有技艺,还有技艺背后传承的中华文明。